

组织政治的逻辑： 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The Logic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Political Economics

杨占营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组织政治的逻辑： 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The Logic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Political Economics

杨占营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组织政治的逻辑：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 杨占营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117-3153-1

I . ①组… II . ①杨… III . ①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 ①FO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3857 号

组织政治的逻辑：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出版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程 彤 曲建文

责任印制：尹 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70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202 千字

印 张：12.75

版 次：201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55626985

前 言

一种组织理论如何理解组织中的关系，并依此构建何种概念，决定了其区别于其他组织理论的内容及侧重点。组织理论发展史上，许多关于组织的概念都曾在不同程度上以对组织内权力关系的反映为旨趣。时至今日，在组织理论领域已初步形成了“组织政治”的研究范畴。大体上，可将主要的组织政治理论分为四种，即硬权力的组织政治观、软权力的组织政治观、散布性权力的组织政治观以及反思性的组织政治观。因各自隐含的对权力关系的来源及形成的不同理解，各种关于组织政治的研究结论大相径庭，从而影响了对组织政治产生与发展的逻辑做出某种一致的理解。

现代社会关系建立在个人功利选择的基础上，契约成为联结人们行动的最主要机制。因此，只有以契约关系作为研究组织政治的基础，才能使讨论具备耦合现代社会关系的合理性。以上四种组织政治理论似乎对此并不特别重视。当代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分析企业性质时，对企业的契约性质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出了较为恰当的结论。把企业的契约理论，特别是其中的不完全契约理论应用于组织政治的一般分析，对发掘组织政治产生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富有启迪。这也正是本书的研究重点。

作为微观政治体系的组织，是在权利的契约交换基础上，成为行政控制的权力体系。它在参与者之外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发挥作用。人们努力通过建立或参与这一体系，从权利的交换中实现自身利益，达到某种目的。但是，组织内的权力关系并非是由契约力量完全支配的。作为一种控制装置的权力体系，组织意味着契约合理性与个人理性判断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矛盾。同时，人力资源产权的特殊性以及组织控制的有限性决定了组织契约注定是不完全的，导致了组织所有者把一部分产权留置在组织“公共领域”中。组织内的权力是分享而非完全垄断的，这必将衍生出很

多“政治”问题。这样，组织也就成了一个权力场和利益场，因而成为一个政治的体系。

组织内的合法权力及其过程构成了组织的规范结构与过程，与此同时，组织内不被组织规范所反映和承认的权力及其过程构成重要补充。两种权力都意欲组织剩余的占有。组织政治的实质，是围绕着组织剩余控制权的争夺以及对组织剩余的分享而展开的政治过程。

组织剩余可区分为组织剩余 I 和组织剩余 II。所谓组织剩余 I，是指基于要素的新组合所产生出的净增值；所谓组织剩余 II，是指在组织关系背景中所产生的，关于个人待遇、收入、权力、政策、信息、人际关系、心理满足等等的诸多利益，它存在于组织关系中的“公共领域”，需要在组织政治过程中被发现和获得。联系起来看，组织剩余 I 与组织剩余 II 同属于组织的“租”效应。不过，前一种租是基于生产要素新组合而生产的净增值，而后一种租是基于组织关系形成的个人间新的利益关系的结果；前一种租是被生产出来的，后一种租是机会性的；前一种租是组织进行核算的，后一种租是个人进行计算的。组织的正权力系统决定着组织剩余 I 的分配，组织的权力负系统决定着组织剩余 II 的分享。

组织权力的结构状态也称为组织的政治形态。根据组织权力结构的不同，可区分为独占型组织的政治形态、法理型组织的政治形态、分权型组织的政治形态、参与型组织的政治形态、无政府型组织的政治形态等五种类型。这是权力组织的政治外观，它由正式权力系统的特征决定。同时，组织中权力负系统力量强大、散布广泛、分立破碎，它与正式权力系统相伴，构成了参与者利益实现的又一场所，它也产生巨大的剩余 II，甚至可以左右组织的命运。组织的政治外观相互间区分较为明显，但组织中权力负系统却无固定结构，其运行是随机的、不连续的，行为者的政治策略多有相似之处。

组织剩余 II 的非生产性意味着组织中交易成本的上升，这必然损害组织效率。同时，由于组织政治的非显化存在，又毒化了组织文化。这两种结果，最终必然对社会利益造成负面影响。组织治理的关键，是如何处理两种权力系统的关系。组织自身存在着一系列“两难困境”，在寻求问题的自我解决中往往又会陷入新的无效率均衡。这就需要诉诸“第三方力量”，即公共政治的“利维坦”。公共管理在参与组织治理中，必须寻找公

正与效率的平衡点，在组织变革中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效率的统一。公共权威对组织内产权重新界定的第一个方面，首先是要对组织中的公共领域的产权进行界定。第二个方面，是要对组织所有者的剩余控制权进行分解。第三个方面，是在组织剩余分享（I）中保证相容激励方案的实现。第四个方面，在组织之外建立一个司法体系，对组织进行司法监管，并加以指导。这是一场已开始发生于组织领域的革命，但它不同一般的社会革命，它要求进行组织革新，使各方都具有行动能力，在改善组织内部权力结构的基础上，实现某种程度的权力和解。这一新的方向，就是 21 世纪的“组织民主”。

这里勾勒出的组织政治产生与发展的逻辑脉络，将会为组织政治分析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导 论 | 1 |
| 一、研究的对象与主题 | 1 |
| 二、组织：论域的界定 | 5 |
| 三、组织政治学及其理解 | 7 |
| 四、组织政治学的多维视角 | 9 |
| （一）硬权力的组织政治观 | 10 |
| （二）软权力的组织政治观 | 11 |
| （三）散布性权力的组织政治观 | 11 |
| （四）反思性的组织政治观 | 12 |
| 五、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14 |
| 六、主要方法与理论工具 | 18 |
| | |
| 第二章 组织及其参与者：理论的众相 | 21 |
| 一、认知组织：理论与假设 | 22 |
| 二、科学分析的组织观点 | 24 |
| 三、行为科学的组织分析 | 29 |
| 四、作为利益集合体的组织 | 38 |
| 五、组织性质的文化阐释 | 46 |
| 六、小结 | 52 |

| | |
|--------------------------------|-----|
| 第三章 组织的契约性质：理解参与者之间关系的基础 | 54 |
| 一、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 | 54 |
| (一) 社会行为及社会关系的类型 | 54 |
| (二) 传统社会的结构与个人 | 56 |
| (三) 现代社会的结构与个人 | 60 |
| 二、现代个体社会与契约 | 64 |
| (一) 现代社会关系的契约基础 | 64 |
| (二) 关于契约的理解 | 67 |
| 三、组织与契约 | 71 |
| (一) 企业的契约理论 | 73 |
| (二) 企业组织契约论的进一步应用 | 79 |
| 四、小结 | 86 |
| | |
| 第四章 权力及组织内的权力 | 87 |
| 一、关于权力的考察 | 87 |
| (一) 权力的内涵 | 87 |
| (二) 权力的形式 | 94 |
| (三) 权力的度量 | 97 |
| 二、组织权力 | 100 |
| (一) 组织权力表现形式 | 101 |
| (二) 组织权力的结构化 | 104 |
| (三) 组织权力的类型 | 106 |
| 三、组织内的个人权力 | 108 |
| (一) 组织内个人权力的基础 | 109 |
| (二) 支配组织内个人权力分布的主要原则 | 112 |
| 四、小结 | 114 |

| | |
|---------------------------------|-----|
| 第五章 组织剩余及其分享 | 116 |
| 一、组织剩余 | 116 |
| (一) 关于组织剩余的理论观点 | 116 |
| (二) 组织剩余 I | 119 |
| (三) 组织剩余 II | 119 |
| (四) 两种剩余形式的比较 | 121 |
| 二、剩余索取：组织剩余 I 的归属 | 121 |
| (一) 私人组织剩余 I 的归属 | 122 |
| (二) 公共组织剩余 I 的归属 | 125 |
| (三) 社会组织剩余 I 的归属 | 126 |
| 三、组织剩余 II 的生产 | 128 |
| (一) 关于组织剩余 II 生产的理论假设 | 128 |
| (二) 组织剩余 II 产生的机制 | 130 |
| 四、组织剩余 II 的索取：谁得到了什么 | 135 |
| (一) 组织剩余 II 的形式 | 135 |
| (二) 参与者共享的组织剩余 II | 137 |
| 五、组织剩余索取权：谁得到的最多 | 142 |
| (一) 组织剩余 I 的索取权比较 | 142 |
| (二) 组织剩余 II 的索取权比较 | 143 |
| (三) 剩余 I 索取权与剩余 II 索取权的比较 | 145 |
| 六、小结 | 146 |
| | |
| 第六章 组织政治及其治理之道 | 147 |
| 一、政治形态：权力组织的外观 | 147 |
| (一) 独占型组织的政治形态 | 150 |
| (二) 法理型组织的政治形态 | 151 |

| | |
|------------------------------|-----|
| (三) 分权型组织的政治形态 | 153 |
| (四) 参与型组织的政治形态 | 154 |
| (五) 无政府型组织的政治形态 | 155 |
| 二、权力负系统中政治行为的经验描述与评价 | 157 |
| (一) 政治行为：权力负系统中的“游戏” | 157 |
| (二) 组织政治的测度 | 164 |
| (三) 组织政治的功能分析 | 166 |
| 三、走出“囚徒困境”：寻求组织政治的治理之道 | 169 |
| (一) 管理困境：组织自解的难题 | 169 |
| (二) 公民责任：从组织到社会 | 173 |
| (三) 外部干预：从微观政治到宏观政治 | 177 |
| 四、小结 | 181 |
| 余 论 | 182 |
| 参考文献 | 184 |
| 后 记 | 192 |

第一章 导论

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过程都结合着组织过程或者组织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组织研究也因此日益成为社会科学的核心。以政治学的观点来看，组织作为特定的社会关系系统以及人们集体行动的领域，其中必然存在着权力运作、利益分享等政治现象，或者说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政治王国。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分析，任何一种类型的组织都会对社会利益产生直接或间接、正向或负向、强或弱的作用，其运行过程必然受到利益相关者包括公共权威的影响、制约甚至干预。因而，从组织的内外环境来看，必然存在着多方治理的事实。鉴于此，本书不揣冒昧，将沿着组织分析的政治视角，以抽象出组织政治的运行逻辑为旨趣，并试图为组织多方治理提供理论支持。

一、研究的对象与主题

本书以组织为研究对象。这里的“组织”，主要指正式组织，在总体上包括了三种类型，即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社会组织。^①因此，它是一个一般化了的的概念。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工业革命以降，人类社会就开始步入了组织化时代。公共组织已经普及，私人组织和社会组织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组织成了现代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基本结构形式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包容着整个现代社会，以至于“社会生活是不能游移于组

^① 本书采用“国家—经济—社会”三分法，将组织归为三种类型。

织与机构之外而存在的”^①。

在微观意义上，对于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参加组织是其实现各种理想的出发点，组织也是其一生于其中实现并发展自身利益的重要场所。

在宏观意义上，对于社会进步而言，现代文明的外壳就是组织，它是支撑现代文明增长的“骨架”，是现代文明自我延续的媒介和载体，如社会化、沟通、阶层化、规范的形成、权力的运用和目标的制定与完成等，这些一般的社会进程都主要在组织中运行。^②

根据詹姆斯·马奇的说法，“组织”成为众多社会科学或多或少是相同的研究兴趣所在，发端于1937年和1942年的一批著作，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组织研究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并很快汇集成了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乐”。

组织虽然已经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机制，对现代社会产生着深远影响，但组织却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现象。它可以拯救生命甚至灵魂，也可以传播仇恨；它可以有利于某种有益的社会目标的实现，也会对社会机体的健康施加某种反功能。抽象地说，组织成了人类所构想的与实际所建立的世界之间矛盾的标石^③。

例如，从组织与市场的比较来看，组织机制对市场机制的替代通常认为是在总体上提高了社会产出的效率。但研究发现，组织中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X效率，组织在某种情形下低于市场效率。^④从组织结构及其过程所产生的后果看，组织能实现预期的目标，但也会发生佩罗所定义的“正常的意外”^⑤，包括米歇尔斯描述的“寡头铁律”^⑥、默顿所称的“目标置换”^⑦，以

① [法] 克罗戴特·拉法耶：《组织社会学》，安延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② [美] W. 理查德·斯科特：《组织理论》，黄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③ Charles E.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p. 95.

④ [美] 罗杰·弗朗茨：《X效率：理论、论据和应用》，费方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⑤ Charles Perrow, *Normal Accidents: Living with High-Risk Technolog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⑥ [意] 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任军锋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⑦ [美] D. S. 皮尤：《组织理论精萃》，彭和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0页。

及韦伯所忧虑的“铁的牢笼”^①等。这些“正常的意外”显示，组织的结构及其过程产生了人们未曾意料的结果。从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看，参加组织为个人提供了各种各样成长与发展的机会，但组织目标却并不总是与个人目标相一致。甚至按照左派的观点，组织就是被封锁的社会，在其中，意识形态、权力及其他各种资源被资本主义精英用来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异化、剥削与奴役。从组织与社区的关系看，组织参与了社区的发展，但同时又可能不是社区的合格公民，它可能会凌驾于社区之上，泵吸社区资源，甚至会撕裂社区。从组织与其社会环境的关系看，一方面组织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受社会合法化价值的约束，并承担社会发展责任，另一方面组织又会通过策略改变环境，延迟社会变革，以求组织利益的稳固。更有甚者，组织会犯罪，比如强迫型犯罪和促进型犯罪。^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认识到诸如此类关于组织影响的矛盾情境时，人们是不能无动于衷的。

一直以来，组织理论就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但在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意义上，其目的通常在于研究和借鉴各种组织特别是私人企业管理的经验与模式，以期建立和完善高效的公共组织作为实现政府管理目标的理性工具。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共行政学范式开始转向公共管理学。在其后的70年代末，伴随着政府管理改革运动在全球逐步展开，公共管理在制度范式变迁中也出现了“超越官僚制”的总体趋势。^③理论及实践中的转向以反思理性为基础，从根本上冲击着以公共组织为中心构建的“大政府”管理模式。这场运动有两个互相促进的目标：一是发展出了主要以管理公共事务的有效性而不是官僚制组织的自我强化为导向的公共管理制度范式，追求善治之道；二是为了实现上述的行政管理目标，改革公共组织内部的工作流程，运用组织实践中发展了的经验，再造政府，使政府胜任社会治理的元角色。在后一目标的指引下，公共管理的组织研究传统仍得以继承。

① [德]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② [美] 理查德·H. 霍尔：《组织：结构、过程及结果》，张友星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③ 黄健荣、杨占营：《新公共管理批判及公共管理的价值根源》，载《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2期。

公共管理学研究组织的目标还应进一步延伸开去。特别是在中国，到目前为止，公共管理学甚至包括它的母体学科——政治学都较少深入各种组织的内部结构中，探究组织本身作为一个集体活动的政治领域所蕴含的政治事实及对其公共治理的诉求，通过合理的方法和途径促进组织的良好治理，促进社会和谐以及人的全面发展。

这里需要就公共管理与组织之间的逻辑关系做具体说明。公共管理指向公共利益的维护与促进，而公共利益的现代内涵首先包括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平等地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得以实现。总体上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实体内容；另一个是关于保障实施的程序和制度以及机构设施。若以传统的政治与公共管理的观点看，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在理解上是直观的，且都能在宏观的政治领域内得以较为妥善的处理。实则不然。

在有关公共利益的实体内容的方面，由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特征的不同，引起了各方所控制的资源多寡、力量强弱、权力大小以及意识观念的差异，由此构成了规定社会个体实际权利内容的各种显秩序和隐秩序。这些秩序对社会各组织来说是嵌入性的。也就是说，此类因素不仅在社会宏观体系中发挥作用，而且在社会组织层面上同样产生着影响，甚至会产生不同于宏观政治的指向。

相应地，有涉公共利益实现的程序和机构广泛存在于从宏观到微观的社会各个领域。倘若把此类的程序和机构完全归入传统意义上的宏观政治结构中，在理论研究中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国家正承受着“像钳子一样上下压力的夹攻”。有一些力量试图把政治权力从民族国家向下转移到次国家的区域或集团中，另外又有一些力量则试图把权力从国家向上转移到跨国性的机构和组织中去。民族国家因此变为较小也较少权威力量的单位。^①“分散治理”成了理解现代社会运行的一个关键机制，各种社会组织正因此在获得较大的治理权威，对各种组织治理状态的研究日益重要，而这又必须以对组织政治的研究为切入点。

另外，社会生产率的情况也为公共利益的实现提供了基础性条件，组

^① [美]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潘琪、张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第 383 页。

织作为生产率的主要贡献者，如果存在效率低下趋势，就须引起公共管理者的关注。

所以，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组织现实之间的关系应是须臾不可分的。组织是人类集体行动的聚合体，组织中权力配置的状况及其运用是更大社会系统中权力配置与运用的重要方面，而组织结果对于其参与者甚至整个社会来说并不一定都是所欲的。公共管理研究组织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应是在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建立起符合人类基本价值和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序和机构。或者说，寻求改革组织治理结构和过程，使组织能够更好地维护与促进人的基本权利，最大限度地使之成为实现人们所构想世界的功能体系。

总而言之，本书注重将组织视为人类集体行动的政治领域，重点分析组织内的政治现象，即将组织视为一个政治体系，分析这一体系形成的动因，参与者在其中的地位、状况与行为，以及如何本着合理与合意的目的改进组织的治理结构与过程，促进组织及其参与者的共同利益。显然，本书研究的直接对象是微观领域的组织政治问题，但又以宏观政治的发展目标为指引，并试图在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间寻求某种一致性的联系。

二、组织：论域的界定

组织政治以组织内的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但对于什么是组织或组织指向的社会领域及其所包含的社会关系究竟是什么，理论界是有分歧的。为避免歧义，这里有必要先明确一下本书的“组织”指向的特定社会领域及社会关系。

从辞源学上来考证，组织一词来源于希腊文“organon”，意思是“工具”、“手段”。后来，“组织”主要被用来说明生物的组织状态。1873年，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将之引进社会科学，在论述“社会有机体”时，将组织看成是已经组合的系统或社会。^①

^① 朱国云：《组织理论：历史与流派》，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从广义社会学来看，组织分析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倚重马克斯·韦伯。韦伯以对官僚制及权威的分析而闻名于世，他给组织下了一个较宽泛的定义，将团体同其他形式的社会关系进行了区分：“团体应该称之为一种对外受到调节性限制的或者封闭的社会关系……”^① 韦伯的团体定义指称三种类型：企（事）业团体、协会、强制机构。这一定义在组织理论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后来的大多数定义都以此为基础。从韦伯的定义中可以发现，首先组织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是随机的，组织包括某些人和关系而不包括另外一些人或关系，组织是有边界的。其次，组织中社会关系具有秩序性，这一特征将组织与其他的人的集合形式区别开来，组织会给组织内人际关系互动模式提供一个框架。这两方面的特征使组织能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单位而行动。

在韦伯思想的基础上，汤普森曾提出“联盟”和“组织”两个范畴。这里的“联盟”与韦伯的“团体”是同一层次的概念，“组织”则对应于韦伯的“官僚制”。汤普森认为，理解“联盟”与“组织”之间的区别是了解概念的关键。“联盟”是追求共同利益的人经相互沟通和同意而建立的团体，这种联盟需要一种章程来决定谁是成员，谁是联盟的发言人等事务。欲实现联盟的目标和意图，必须创造一种工具或手段，即组织。该组织具有联盟强加于它的目的，根据该目的，组织做出理性的、可计算的决策。^② 汤普森的这一区分使组织限定在了团体中以行政权威为主要关系构建起来的领域，回归了组织最初的“工具”、“手段”的意义。事实上，管理理论的历史中也一直存在着关于组织的工具性判断的传统，人们将组织的管理问题视为如何实现组织目标。例如，古立克在《组织理论按语》中理解的组织就是如此，沃尔多也认为组织可以定义为一个行政系统中当局与普通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结构。^③

自“开放系统”及“利益相关者”概念引入组织分析后，人们对组织

① [德]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76 页。

② 黄小勇：《现代化进程中的官僚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8 页。

③ [美] 卢瑟·古立克：《组织理论按语》，见彭和平等编译：《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1—76。

指向的社会领域的认识发生了很大改变。例如，伊万·米措夫认为，一个组织或社会系统是一个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的有机结合，一个组织在某一时刻的状态是组织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自组织建立直到该时刻相互作用的结果。^① 这种理解便于使人认识到对于复杂的社会系统运行所必需的功能类型——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以及社会理性的——存在的独立的支持，有利于在更广范围内理解组织的运行，但也使“组织”已超越了组织本身。

很明显，以上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在组织指向的社会关系领域方面是有明显区别的。从本书的研究目的来说，这里排除使用“联盟”、“利益相关者”等一类的概念，而采用更加严格限定的定义，即组织是以团体内的行政系统为主要框架所确定的社会关系范畴。它有如下内涵：一是与其他定义相比，这一界定排除联盟层次上的团体行为及社会关系，将组织所包含的社会关系限定在由行政系统所规定的参与者相互关系范围内。二是它并不是说组织就只是一个行政的系统，而是说它提供了一个各参与者依托组织的管理结构而行动的框架。三是这一界定意味着本书偏重于从工具性意义上对组织进行分析。

三、组织政治学及其理解

让·于尔摩谈到现代物理学方法时曾写道：“通过关系，我们得到事物；通过引证，我们得到概念。”他的结论是：“关系优先于事物。”^② 因此，作为“事物”的组织当然也可以通过互相关联的关系下定义。组织的最显性的特征是它首先表现为一个行政关系系统，但是这一系统同时又是一个受信息处理、技术运用、个体利益实现等各种因素支持的系统，因此又是一个多种事实关系的复合体。不同研究者往往立足于通过构建某一概

① [美] 伊万·米措夫：《管理者的外部影响》，见竹立家等编译：《国外组织理论精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316页。

② [法] 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杨祖功、王大尔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